



死亡禁区



欧洲杯开赛前，德国队前往奥斯维辛悼念。

第一个走进奥斯维辛的球员

故事，从欧洲杯前英格兰队的造访讲起……

也许霍奇森永远也不知道，他是多么幸运，能够走进奥斯维辛然后安然无恙地走出来；因为在这儿某个不知名的地底，永远地躺着一名他的前辈——20世纪30年代国际米兰著名教头阿帕德·维茨。他是第一个走进奥斯维辛的职业球员，却再也未能走出来。

出生于匈牙利犹太人聚居区的阿帕德曾是一名优秀的球员，他曾效力国际米兰，不过他的职业生涯只有短短5年。在成为教练后，阿帕德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他的理念、他的带队方法成为了划时代的标志，也正是因为，足球才第一次提出了科学训练。

种族主义政策出台后，阿帕德不能继续执教，他的子女也不允许上学。随后他去了巴黎，但随着巴黎的沦陷，作为犹太人的阿帕德找不到工作，他只得带着家人辗转来到了荷兰。

他与《安妮日记》作者一同被捕

一开始，荷兰的确是一

个庇护所，阿帕德在多德雷赫特俱乐部也如鱼得水，将一支时刻徘徊于降级区的球队带到了联赛第五名的位置。他们的球队甚至在阿帕德的带领下击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费耶诺德。

1941年，纳粹分子禁止犹太人上学、去商店以及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甚至不允许他们去看球赛和任何演出。阿帕德自然也不能继续执教下去，甚至还要随时提心吊胆于纳粹的追捕。大规模的搜捕开始之后，阿帕德和他的家人躲在了球队主席的家中。整整两年的时间，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一名幸存者是这样描述阿帕德的：“不能执教的那段日子，他总是穿着一件旧大衣，胸前挂着一个代表犹太人的徽章，躲在人群里观看队员们的训练。”

1942年8月7日，阿帕德被捕。他首先被送往距离德国边境只有1小时车程的韦斯特博克集中营，与他一起被送往这里的还有《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随后，他们很快被送往了奥斯维辛。当他搂着年仅8岁的女儿时，绝对不会想到，这儿是他们全家人生命的终点。

波兰，除了肖邦，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奥斯维辛。从1940年到1944年，有上百万人在这里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因此它又被称为“死亡工厂”。

在欧洲杯期间，包括英格兰、荷兰等球队都曾经到这里来悼念亡灵，甚至包括在二战中犯下罪行的德国和意大利。

德国主帅勒夫矗立在纪念馆的照片墙前，久久不能离去。但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在那段黑色的日子里，这里成了足球的死亡禁区。 《华西都市报》供稿



死亡月台分隔了一家人

在奥斯维辛二期——比克瑙集中营，死亡会随时降临。当记者走进这里，深深震撼于这个死亡集中营的规模，据导游介绍，这儿最多的时候共建有300多座营房，同时容纳10万人。

在比克瑙集中营，随处可见的图片再现了当年纳粹残忍杀害来自欧洲各国无辜平民的照片。特别是在集中营正中的月台处，纳粹分子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广场，被火车拉来的无辜民众被赶到广场上等待挑选：青壮年劳动力被安排进了劳动营，妇女、老人和孩子则被分配到了另外一边，以“洗澡”的名义赶进了毒气室。

1942年10月2日，阿帕德带着妻子埃莱娜、孩子罗伯特和克拉拉被送到了这个月台之上。在被强行拉入男子组等待被挑选后，阿帕德再也没有见过妻子和孩子们。记者走过这条充满死亡气息的道路，它大约有10米宽，由泥土压成，坑洼不平，照片显示，每天这条死亡之路都挤满了人。它的终点是位于营区北部的“澡堂”——毒气室。

10月5日，埃莱娜和孩子们一起被送进了毒气

室。这一天，离她的34岁生日只有两天，而曾经被国米梯队看中的12岁少年罗伯特以及8岁的妹妹也死在了妈妈的身边。

去世后连墓碑都没有

阿帕德身体素质好，被发配到了劳动营之中。这些劳动营现在就在比克瑙附近不远的地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口图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场景：“早上出门时是雄赳赳的，但从劳动营回到集中营时，有的人需要别人将他抬回来。”不过，大多数时候是不需要抬回来的，纳粹看守会直接命人将他活埋。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阿帕德工作了整整16个月。1944年1月31日的清晨，阿帕德没有按时起床，当营友们试图将他叫醒时发现，他已经断了气。这个功勋教练死于——寒冷、饥饿以及对家人的想念。他的尸体被直接抛进了埋葬死人的坑中，甚至连墓碑也没有。

在奥斯维辛死亡的100多万无辜民众中，阿帕德并不算是最出众的一个。记者曾经试图在奥斯维辛寻找出一丁点关于阿帕德存在过的痕迹或者影像，但是一无所获。